

(翕丹)

無錫縣知事難做

吾友揚千里以父繼家之資格出而爲一邑之長，得了一個無錫縣，而臨別贈言，我就送了他一句六字真言，叫做「不得勝於巨室」，他聽了我的話兒，倒也四年八穩的到任，誰知恰當江浙軍興的當兒，終日軍書旁午，鬧的什麼柴幾千斤，米幾百石，

真說
(晏卿)

而且東奔西走，又跑到丹陽去吃席，這個日子，便不大好過，當時有幾位朋友，就料定他的位置，祇怕要

新申報腰斬

我向不著新報中，新南報和品報，友人家中，見着一份新申報，有人生厭，不相信，偶然看到一段路透社電，竟於本月十七日，他報所載的路透電鈔下，

宮門一出去從。流落津沽明懷儂。
長白山頭王氣盡。可憐假馬隔關山。
某報記頭條將李景林時曰：「真龍
大天子，無事又無成，可憐白玉馬，
『替我出宮門』」其時之惡劣無論
矣。至於高麗 遜位已久，而猶稱
額以真龍自居，則其悖妄亦已甚。
吁，可笑也。

▲十六日北京電 京人士覺滿
關係之優劣，欲控制漢口，吳佩孚
江上游之陳嘉謨，稱傳考之態度
對於鄂豫戰事至少將嚴守中立

再把新申報所登的也鈔下來，比較也

▲京人士覺滿督之逝世將與攻大見覺
控制漢口，吳佩孚之地位大見覺

當時就有柴米知事之稱，一位寫對子，刻圖章的書房公，也最苦了他兩

精油醬味美

續九尾龜中之廣東蘇妓

大陸寄我九尾龜，「展開」一個關於章詒成在廣東所見過的「邪教崇拜」，我都也曉得一些，姑舉出幾個來談說他後來的狀況。

附會先生：這是個大名鼎鼎風頭十足的僧人，據一般廣東蘇杭或蘇州市到香港過關的，都是腳一個，連南洋新加坡那個碼頭，都是伊開關的。我近來研究華南和南洋的事情，真應該拿伊一路前蹤呢！這個人多才多藝，能文能武，生意的本事真大，又能唱粵曲，可以上台客串，可算得他一身兼數職吧？

戴天祥去廣州香港新加坡的唱碟那些錢，可情身邊緊跟著一個才做戲

拆斷了，還被大把的皮肉鐵蓋壓去，後來有許多明白人勸伊拆掉，伊但到北京廠裏去他家班子里搭過一回班，等我們奉着團令去訪問伊時，伊不知怎的只住了幾天便走了。

他父親的人後來又到香港，但成績大不如前了，初在頭等老果案中，車禍交結，常帶汽水手那些粗坯，胡得島綠旗氣，幫團口敲鑼帶，是有一點，客不敢侮教，後來生意一冷，便降落到海邊三等碼頭，下場頭等

花四寶在宣統末年的時候，長堤上原有兩個同名的花四寶，一個年紀老一點，時也較前不安的，很受揭曉的虐待，伊也常常和老鴿頂撞，每遇過老鴿，哭帶哭，鬧得屋不寧，後來認識一位做武弁的四川客人，向杜桐樹，邀他到杜家，老鴿一狀，那武弁立時向老鴿說：讓用了少許的錢，將伊贖了回去，作名國太太，正室待伊也還很好，但伊性情有點刁鑽，古怪，喜恃寵鬧氣，有一次，向丈夫發誓，一樣首飾，因為客應得不大痛快，伊要鬧了一頓，那武弁一時惱極，無意中踢起一脚，踢在伊小腹上，大約一笑，嗚呼哀哉！後一個花四寶，年紀最小，在革命的時候，暗地約了一個同班小姊妹，雙雙逃了。

老揭宜告獨，嫁了一個湖北老章秋谷所看見的，怕是後一個花國寶，小玲瓏，九尾龜，上說過，伊後來是到北京去了，而且也不小，但不見得，伊便從了，常常和章秋谷一般闊綽，太太平，在公園也動了，只不知她的見，那一位，或者章秋谷在北京時，我才知道得些。

白蘭花，人後來也嫁了人，伊的妹妹金菊花，民國五年在澳門做生意，我卻看見過，並且還有個小矮錢，壓着白蘭花的招牌，叫小白蘭花，口口做了奉舉福主的女人，下錢的也明庸多說了。

墨牡丹小傳

牡丹有譽，既如一笑所遙，但略而不詳，因作墨牡丹小傳。

墨牡丹，佚其名，小字墨卿，系出藩門武家樓藏鳳凰鼎範之類，如探南枝，不詳，因作墨牡丹小傳。

氏曰：閨寇漢姓也。其家世不可考，咸謂墨父爲某旅店之跑外，不知確否。但家本寒素，不難爲妻人子，而墨卿有貴介風，讀書不成，又無行業，喜與惡少遊，或勸之習歌，偶一引吭，居然在六字調以上，從小生

如各報載均爲本館所有禁止轉賣翻印

(飛松)

前記客談會議事、猶未盡、更述之如下、據報載、則吳又遇刺客矣、客言、吳佩孚之討賊司令部中、飯菜大分兩階級、其一席每席八碟、十二大碗、菜極佳、謂之大帥飯菜、及獨鍋、有時張秘書長、與要秘書長及副官、每開飯有定時、午飯在午前十時、晚飯在午後三時、每飯、大帥一席先開、帥飯不開、除飯暫緩、帥飯而後、為秘書處飯稍往、其次為副官處、又其次為外交處、為庶務處、以下多不堪下、客矣、雖有一劃一制度、自帥飯起、悉以軍米進飯、無稍參差、吳每日由劉園行館入司令、

質言之、狀如上海之兇風、野雞汽車耳、吳亦不問、除車旁立四衛兵外、不知車中乃吳也、客至十一日間、吳忽得謀、謂馬二先生這刺客五、水漢將得吳而甘心、吳得偏、一笑置之、吳左右嚴成備、密託據報地查緝、果在漢口大旅館特別房間捉、

人各為其主、固難如之、彼與我固無仇也、殺之何必、自戕刺客後、殺嚴備、嚴啟、

日、南洋公司宴客、

請吳、司令部諸南洋公司、

極盛、可觀、吳之衛隊、

備五千人、悉陳通衢、猶夢若晨星、於是益以警察、

不足又益之、以沿江艦兵、

所過處、兵始布滿、是役也、衛隊長亦飲費強難矣、

太爺走路的日子了，但是直到陽歷的
年終，還是做他的縣知事，幾個朋
友在竊竊私語，說千里倒有點本領，
到無錫來的，不比唔啱哈奴的吳江
人容易打發，陸呢啲小心點得弗
要自家入先弄得團團轉轉，

□字紙籠□ (其四十一)

□清季之書院收卷錄
(蔣山僑君贈印)

一個三陽開泰，什麼叫做三陽開
 泰，他自己姓楊，按斷他的這位無
 錫鄉紳也姓楊，省里派來辦他的
 日也姓楊，馬陽同音，三陽開泰，
 特
 官
 上
 海
 致
 格
 書
 今收到本月份彙票請速寄來
 晚後持此單照票名次有誤概不
 認單不認人此據
 北洋大臣
 呂楊士
 職利署
 文給因
 文到主

就被他開去了，楊知事走後換了一位南皮相國的姪孫張修甫君，天深去了一位小南皮太爺，無錫來了一位小南皮太爺正正好扯一個真，這是當然有硬腳力的，誰知近來聽得一句古語，又說那「人面梅花相映紅」，

好其深以華盛頓飯店作行轅，每天到電燈來時方纔起身，在房內公然吸食鴉片，到任以後僅到縣衙門兩次，種種缺款，不一而足，但是我憂於無聊，一語話，這立報知事要

前日大東旅社有整齋歸川滬等盛筵之大規模聚餐會，厥名曰梅花會。席者有文學家、音樂家、畫家、戲劇家、電影家等等，計有一百五十席之多，每人出洋三元，雖男女賓同至，女賓例不出資，聞上次在新

少年電影公司所開之消寒會，即係如此，當時杭君之夫人原綰綠女士反對之，謂男女應取同等之資格，何以女子獨不出資，咸曰此是外國規

這兩個字，是說從腰中間斬去一段，因為寫題目圖少寫幾個字，所以寫做腰斬，路透社中人當然不致誤會，就是新申報館中人，也不至誤會我就是他做刀子手才好，又時報對於這條電文，完全不登，或者是別有會心，不用我們賠費心去猜測了。

「人面梅花相映紅」

神武門、而直入宮禁、天子墨以美丰
錢、而又齎其寶、遂致不能保其戶庭
、吁、可哀也、

王老道：曾聞張崇昌至溫，溫人多知其名，茲聞人言所謂王老道者，實外喜老之人，數年前棄間字，鬻立雞，席地賣卜，以有塊而作卦形，

占作枯嶺路之朱仙公，即溫上所得之症，發角放也，以妙藥救人，頗獲資，今廟中路以後，因困於鴉片，不問事，晚晝竟致收東家銀，終年不見家語人曰：饑苦一生，吃老本，足矣，不願與羣少年角逐矣，故每日烟量連兩以外，乙丑秋，王叔買烟精，吃至臘月二十九日，烟不能進，羅羣無效，外術，諸醫在朱家，年夜販者七八人，旦日勢急，家人又求，延名醫，謂今日情限太小，初三旦始絕，何處辦去藥，諸醫互商，遂訂一救命針，延名醫，問悠悠之氣，平初三旦始絕，何處辦去藥，諸醫互商，遂訂一救命針，

海上生活，漸高之象，自孕軀，軀延女西醫接生，亦智識進步也，女接

張良之

也。前歲反置之期，**張弓兵**次嘉善。(偶合今上諱)徵中、日、張謙逃。

嚴直軍、問吉因於老道、老道曰：前途有凶兆，師座不可輕進。張從之，惟先鋒隊已發，遇地道傷亡甚衆，遂加冷口一役也。強以老道一言未及難，於是信之彌篤，自破杭州、未幾、

由王老龜汲引參贊魯張丁壽、去

歲十一月八日里庄之役，崔首占一萬一千餘人與敵相持數日百

鍾氏、鄭若愚等異議，但能隨化百姓，惟須早爲戒備。張從其言，屆時豫

○主帥韓洪介紹四俄女與某戲院
在元霄燈台旁專任操縱，日前有人
鉅細地密訪詰，語常假俄女
貌態，如蓄此以惑不解。(五)

京江、鎮江、揚州、杭州、紹興、寧波、溫州、福州、廈門、汕頭、廣州、香港等處，均有分館。其分館之設，多由該地紳士發起，或由總館派員前往設立。其宗旨在於保存國粹，傳播新學，以開通民智。其經費則由各紳士捐助，或由總館撥款。其活動內容包括：講學、翻譯、出版、展覽等。其影響所及，遍及全國。

○ 粵省各縣，近因日在卡爾軍乘夜襲賊，攻至八里嶺，其他如濟南城內八里，濟垣大為震動，幸成福極嚴防，使魯警擊退，自是魯警信諸子爲要爲軍署顧問，月數數百元。

○ 山東高壽閣長張志，爲魯張帥外間吳明致死一役，該軍傳出消息，即因八里嶺一度，張有通敵嫌疑故殺之洩憤傳聞如是未暇詳實也。

○ 本月二十二日，留美戲劇家洪與歐陽子傳將行至京津一帶，官

[illegible]

殷明珠與杜宇結婚，在杭州新旅館，而該旅館之「二層樓」，忽然失火，二層樓上某寺之禪師亦寓此，但殷結婚時，禪師歎曰：「爲何吉時錯過，而擇此白虎當頭時！」此段新聞，載之新開報之快活林，應何以殷明珠之新娘，方進門，而樓上老和尚，竟說他是白虎，這個老和尚，不免太脫禮貌矣。娘杜宇先生面不中於迷信之責，至少可向此妄管人家婚事的和尚，在他光頭上繫個圓果子，因爲人家白虎不白虎，于你和尙什事？人家做新郎的好，正在預備先生日子，並不管他白虎不白虎，你老和尚倒曉得他是白虎，真正豈有道理，然而經過老和尚一說，新聞報一登，殷明珠不免有白虎之嫌疑矣。
